



神曲 ① 地狱篇

La Divina Commedia

✦ Inferno ✦

(意) 但丁·阿利格耶里 著

Dante Alighieri

黄国彬 译注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神曲 ① 地狱篇

(意) 但丁·阿利格耶里 著

黄国彬 译注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北京

京权图字: 01-2008-2502

Copyright © 200x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

本书由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曲. 1, 地狱篇 / (意) 但丁著; 黄国彬译注. —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600-8952-2

I. 神… II. ①但… ②黄… III. 诗歌—意大利—中世纪 IV. I546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4498 号

你有你“优”——点击你的外语学习方案

www.2u4u.com.cn

阅读、视听、测试、交流
购书享积分, 积分换好书



出 版 人: 于春迟

责任编辑: 周晓云

装帧设计: 袁 璐

出版发行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(100089)

网 址: <http://www.fltrp.com>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8.87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00-8952-2

定 价: 39.90 元

* * *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

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

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: (010)88817519

物料号: 189520001



但丁·阿利格耶里画像

译者序

由当年计划汉译《神曲》，到此刻译注工作完成，开始校对，写译者序，为译本挑选古斯塔夫·多雷（Gustave Doré）的插图，经历的时间已超过20年。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，译稿一直跟着我东西游走；其中部分完成于香港，部分完成于多伦多，也有一小部分，完成于太平洋之上9000多米的高空，在香港飞北美、北美返香港途中。

《神曲》的汉译工作，始于1984年。当时迫不及待，要到最高天窥看神的容颜，先译了《天堂篇》第33章，然后再返回《地狱篇》第1章，从黑林出发，断断续续，一行一行地缓进。1986年至1992年在多伦多期间，断的时间远比续的时间多；其中有两年半，即1989年9月至1992年3月，因忙于其他工作，暂时把《神曲》搁在一边。1992年8月返港后，《神曲》汉译的步伐渐渐加快；到了完稿前数年，除了教书、做行政工作、写学术论文、出席学术会议，时间几乎全放在《神曲》汉译的工作上，结果一向受宠的写作和文学评论活动，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。

这样笔不停挥，到1996年12月31日，完成了《神曲》汉译初稿。1999年11月30日，译稿修饰、打印完毕。2000年2月12日，开始注释工作。2002年7月4日，在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后4天，注释工作完成。

与文字结缘以来，由于自娱、读书、教书、评论、写作需要，有机会与不少作家长时间神游，其中包括尹吉甫（《诗经》采风者）、庄子、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曹雪芹、莎士比亚、

米尔顿¹、叶慈、艾略特……这些作家所以吸引我，是因为他们的宗庙宏富，风格独特，叫我动了偷师之念。偷师的途径极多：当大学本科生时，修读系内开设的有关课程，“借力打力”，让考试的压力强迫自己熟读大师的作品，是其一。当教师时，教你喜欢教的作家，备课时“心怀不轨”，设法研究这些作家的武功，是其二。念研究院时，论文以你喜欢的作家为题目，日夕与他们相对，细读你心目中的武林秘籍，是其三。写评论时，选真正有分量的作家来评，动笔前设法窥探他们的看家本领，是其四。

由于我“居心叵测”，常常为自己制造机会，多年来乃能借文字之桥，亲承上述前贤的警欸。不过这些前贤之中，没有一位能像但丁那样，一直在我桌上或身边与我相处，长达十又八年，且多次伴我飞越浩瀚的太平洋，在香港和北美洲之间来往。十又八年，与奥德修（Ὀδυσσεύς, Odysseus）阔别佩涅罗佩（Πηνελόπη, Penelope）的时间只差两年。18年来，我跟着但丁一步步地走入地狱，然后攀登炼狱山，最后以天火脱云的高速飞升月亮天、水星天……穿过恒星天、原动天，直冲亿万兆炯光齐聚的最高天，看“高光深邃无边的皦皦／本体，出现三个光环；三环／华彩各异，却同一大小。／第二环映自第一环，灿然／如彩虹映自彩虹；第三环则如／一二环浑然相呼的火焰在流转”；同时也跟但丁赞叹：

Oh quanto è corto il dire e come fioco
al mio concetto! e questo, a quel ch'ì vidi,
è tanto, che non basta a dicer 'poco'.
O luce etterna che sola in te sidi,
sola t'intendi, e da te intelletta
e intendente te ami e arridi!

1 也译“弥尔顿”。

言语呀，是那么贫乏，不能描述
 我的情怀！我的情怀与所见
 相比，说“渺小”仍与其小不符。
 永恒之光啊，你自身显现，
 寓于自身；你自知而又自明；
 你自知，自爱，而又粲然自晒！

由此可见，在文字的旅程中，我与但丁所结之缘，深于上述任何一位作家。

要认识一位作家，最全面、最彻底的方法是翻译他的作品。而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，又是偷师大法中的大法，境界比上面提到的四种方法都要高，对偷师者的要求也严苛多倍。翻译，用流行的术语说，是“全方位”活动，不但涉及两种语言，也涉及两种文化，涉及两个民族的思维；宏观、微观，兼而有之。翻译时，你得用电子显微镜谛观作品；作品也必然用电子显微镜检验你的语言功力，绝不会让你蒙混过关。就文字工作而言，论挑战之大，除了创作，大概没有其他活动比得上翻译了。由于这缘故，我与但丁的读者—作者关系，也远比我与上述大师中任何一位的关系密切。我这样说，并无薄彼厚此、贱远贵近的意思；凡是给我启发过的巨匠，在我心中的万神殿 (Pantheon) 里都有一个神龛。阿格里巴 (Marcus Vipsanius Agrippa) 在古罗马建造的万神殿会遭雷电轰击；我心中的万神殿，却始终有心香缭绕，无畏于暴雨烈风。不过，如果有人问我，殿中的万神，谁跟我同游的时间最长，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《神曲》作者。”

为了翻译《神曲》的一个字，有时会花去一整个晚上。在这样的一个晚上，我会翻阅多种注本、多位论者的著作、多种语言的工具书。在《半个天下压顶——在〈神曲〉汉译的中途》一文里，我曾经说过：

20年前，我决定译《神曲》而放弃另一“至爱”《失乐园》，也许没有错。现在回顾，也没有后悔的意思。不过光就时间的投资而言，如果我能够重返20世纪70年代，有再度选择的自由，我大概会选《失乐园》，甚至《伊利昂纪》来翻译；因为这样，我的英语史诗或古希腊史诗汉译，一定比《神曲》汉译出版得早一些²。

早多少呢？大概早五年六年，甚至七年八年吧？

差别会这么大吗？会的。其中的一些原因，诸如超长句之绞脑，三韵体 (terza rima) 之缠心，我在《半个天下压顶——在〈神曲〉汉译的中途》、《以方应圆——从〈神曲〉汉译说到欧洲史诗的句法》、《自讨苦吃——〈神曲〉韵格的翻译》、《兵分六路擒仙音——〈神曲〉长句的翻译》、《再谈〈神曲〉韵格的翻译》几篇长短不一的论文里已经谈过³；现在稍加补充。

一般诗歌，翻译的工作完成，就可以付印了；《神曲》却另有文章：需要译者跑完了马拉松之后，立刻跑另一次马拉松——为译稿注释。上文说过，拙译的注释工作由2000年2月12日开始，到2002年7月4日，即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后4天才完成。谈注释而说到世界杯，是因为拙译的注释工作，有点像世界杯的结尾阶段。到了这一阶段，已身历多个回合的苦战。不过，到了这阶段就不再出赛，也就是说，译稿完成而不加注，加注而不详尽，也只算为山九仞。

注释《神曲》，至少有两个目标：第一，给初涉《神曲》的汉语读者必需的方便，让他们经翻译之门，走进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。第二，给学者（尤其是翻译学者、比较文学学者）提供各方面的

2 此文见拙著《语言与翻译》，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1年10月，169—183页。

3 这些论文，已收入拙著《语言与翻译》里。

资料。要达到第一个目标，困难并不大；要达到第二个目标，就得像赫拉克勒斯（Ἡρακλῆς, Heracles）决意接受 12 件苦差了。因为，即使在世界的伟大诗人群中，但丁仍是博大中的博大、精深中的精深；注他的《神曲》，有如注一部百科全书：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社会、神话、风俗、政治、神学、哲学、医学、生物学、语言、文学、文学批评……都不能回避⁴。于是，在注释过程中，要翻看的注本、评论、工具书虽然未必“充栋”，却至少可以“汗牛”，——或者“汗人”，“汗”我这个不再力壮年轻的人。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吧，不少《神曲》译者译毕全诗，就会把注释工作交给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去完成⁵。

-
- 4 翻开有关但丁的评论集，我们会发觉，下列一类题目多不胜数：《但丁与神学》、《但丁与宗教》、《但丁与天文》、《但丁与占星学》、《但丁与政治》、《但丁与经济》、《但丁与形而上学》、《但丁与物理》、《但丁与医学》、《但丁与地理》、《但丁与算术》、《但丁与维吉尔》、《但丁与奥维德》、《但丁与斯塔提乌斯》、《但丁与亚里士多德》、《但丁与奥古斯丁》、《但丁与阿奎那》……光从这些题目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但丁的涉猎有多广。参看 Fallani, *Dante: Poeta teologo*; Moore, *Studies in Dante* (First-Fourth Series); Singleton, *Dante Studies* (1 and 2); Iannucci, *Dante: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*。詹安东尼奥 (Giannantonio) 在 *Dante e l'allegorismo* 一书 (187) 里所说，撮述了但丁的这一特点：“但丁无疑有广博的文化经验。” (“Dante, non c'è dubbio, fruiva di una vasta esperienza culturale.”) 正因为如此，德桑提斯 (De Sanctis, 73) 才说：《神曲》是“人类心灵所构思的最庞大的统一体系” (“la più vasta unità che mente umana abbia concepita”)。穆尔 (Moore, *Studies in Dante: Series 1: Scripture and Classical Authors in Dante*, 2) 直接提到“但丁学问和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特征” (“the encyclopaedic character of Dante's learning and studies”)；认为“〔但丁〕作品所涵盖的学科广度，在作家当中，恐怕前无古人，迄今亦无来者；在极巨的巨匠当中，他肯定无人可及” (“〔his〕 works cover... a wider range of subjects than perhaps any other writer, certainly any other very great writer, ever attempted”)。这一论点，基门兹 (Siro A. Chimenz) 也有论及。参看 Siro A. Chimenz, a cura di, *La Divina Commedia di Dante Alighieri*, Torino: Unione Tipografico-Editrice, n. d., pp. xi-xii。
- 5 譬如曼德尔鲍姆 (Mandelbaum) 的英译本，注释工作由 6 位学者（包括译者）完成；而西森 (Sisson) 把《神曲》译成英文后，注释工作就交与希根斯 (David H. Higgins)。

任何有分量的古典长诗，译成另一语言后，通常都需篇幅颇长的注释。面对《伊利昂纪》、《奥德修纪》、《埃涅阿斯纪》、《失乐园》，哪一位严肃译者能逃过注释之“厄”呢？⁶然而就注释所花的时间而言，这几部伟著都要屈居《神曲》之下。

荷马的史诗，是论者所谓的“第一期史诗”（“primary epic”），不太引经据典，对于注释者的要求不算太苛。维吉尔的《埃涅阿斯纪》和米尔顿的《失乐园》，是所谓的“第二期史诗”（“secondary epic”）⁷，开始大引经典，不断与前人呼应，与第一期史诗迥异⁸。因此，就注释而言，《埃涅阿斯纪》和《失乐园》的要求远苛于《伊利昂纪》和《奥德修纪》；但是和《神曲》比较，《埃涅阿斯纪》和《失乐园》又“仁慈”多了。以《失乐园》为例，德格勒斯·布什（Douglas Bush）注本里的注释⁹，即使扩而充之，所需的时间也颇为有限。米尔顿和杜甫一样，都是渊博型大诗人；其作品需要大量注释，谁都不感意外。可是就注释的工作量而言，《失乐园》和《神曲》比较，又颇像泰山之于昆仑。正如上文所说，注释《神曲》，有点像注释百科全书；结果译文的一行，甚至一字，常会花去一

6 《伊利昂纪》、《奥德修纪》、《埃涅阿斯纪》的书名为杨宪益汉译。参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，第一册，420—423页，“荷马”条；第二册，1045—1046页，“维吉尔”条。《伊利昂纪》、《奥德修纪》、《埃涅阿斯纪》几个书名译自原文，比转译自英语 *Iliad*、*Odyssey*、*Aeneid* 的《伊利亚特》、《奥德赛》、《埃涅伊德》准确。

7 有关“primary epic”和“secondary epic”的说法，参看 C. S. Lewis, *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*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1, pp. 13—51。

8 有兴趣的学者，可以按茱莉亚·克里斯特瓦（Julia Kristeva）的文学理论，全面研究第二期史诗和第一期史诗的互文关系（intertextualité）。有关但丁《神曲》的互文关系，参看 Jürgen Wöhl, *Intertextualität und Gedächtnisstiftung: Die Divina Commedia Dante Alighieris bei Peter Weiss und Pier Paolo Pasolini*, Frankfurt am Main / Berlin / Bern / New York / Paris / Wien: Peter Lang, 1997。

9 见 John Milton, *Poetical Works*, ed. Douglas Bush, 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6, pp. 201—459。

整个晚上¹⁰。

在注释拙译的过程中，我参考了各种注本、评论、工具书；然后直接征引或间接转引；直接征引或间接转引时先录原文（包括意大利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拉丁文、古希腊文），然后把原文译成中文。这种做法，又是另一次“自讨苦吃”¹¹，结果注释工作所耗的时间超过了两年；注释文字所占的篇幅，也超过了正文。这项工作如何繁重，译本第三册所附的参考书目，以至每章之后的注释，都是具体而详细的说明。

1977年夏天，乘火车首次越过南岭到中国大陆各省旅行。最辛苦的经历，全发生在最初的一段时间：从广州到杭州，从上海到北京，从郑州到西安，都在硬座和硬卧车厢中修炼正果，在接近40度的高温中受炙熬；尤有甚者，是以自苦为极：旅程中不管是昼是夜，一律像百眼巨怪阿尔戈斯（Ἄργος, Argus）那样，拒绝睡眠。旅程的最后阶段，是从南京乘软卧列车南下无锡，悠然滑行在江南的凉风中。经过挫骨劳筋的大苦之后，这段旅程的轻松、舒服竟无与伦比，叫我觉得，在地球上驰行的交通工具之中，没有一种比得上江南的火车。

18年的汉译工作结束，此后，我的翻译旅程，应该是南京到无锡的凉风了吧？

黄国材

2002年10月8日

10 翻译如是，注释过程亦如是。不过与但丁学者的工作比较，我的注释只算小巫。譬如“carità”这一词条，在 *Enciclopedia dantesca* 一书里占了三页 (vol. 1, pp. 831-833)；“virtù”占了十页 (vol. 5, pp. 1050-1059)。此外如 Benvenuto 的 *Benvenuti de Rambaldis de Imola Comentum super Dantis Aldigherij Comoediam*，洋洋洒洒，厚达五巨册，也足以叫一般读者却步。

11 第一次“自讨苦吃”，指译者以三韵体翻译《神曲》。参看拙文《自讨苦吃——〈神曲〉韵格的翻译》，见《语言与翻译》，73—77页。

译本前言

《神曲》——上帝之曲

意大利诗人但丁·阿利格耶里 (Dante Alighieri), 于 1274 年与贝缇丽彩·坡提纳里 (Beatrice Portinari) 相遇。当时, 但丁将近九岁, 贝缇丽彩刚满八岁。九年后, 两人再度相遇。这两次相遇, 只算是惊鸿一瞥 (充其量是惊鸿二瞥)。然而就因为这惊鸿一瞥, 但丁不由自主地受到爱情的伟力推动, 写成了名著《新生》(*Vita Nuova*)。在《新生》的结尾, 但丁为自己许下宏愿: “希望能歌颂 (贝缇丽彩); 希望在此之前, 这样的歌颂没有施诸任何女子¹。”这一愿望, 多年后终于形诸文字, 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 (也许是数一) 的伟大长诗《神曲》(*La Divina Commedia*)²。

但丁以意大利语创作《神曲》之前, 当时的一位诗人兼学者卓凡尼·德尔维吉利奥 (Giovanni del Virgilio) 用拉丁文写信给他³, 劝他写作时用拉丁文; 认为只有这样, 才会扬名后世。但丁

1 “...io spero di dicer di lei quello che mai non fue detto d’alcuna.” *Vita Nuova*, XLII, 2。

2 丹尼尔·哈尔彭 (Daniel Halpern) 对但丁有这样的说法: “Dante came as close as any poet ever has to God’s word, that ineffable tongue beyond our own...” (“古往今来, 没有任何诗人的语言比但丁的语言更接近神的语言——那超越凡语、无从言说的语言。”) 见 Daniel Halpern, ed., *Dante’s Inferno: Translations by Twenty Contemporary Poets*, Hopewell: Ecco Press, 1993, p. x。

3 维吉利奥曾在波隆亚 (Bologna) 教大学, 是研究维吉尔的学者 (其名字 Virgilio 是“维吉尔”的意大利语拼法), 评过奥维德 (Publius Ovidius Naso) 的著作。

没有接受卓凡尼·德尔维吉利奥的建议⁴，因为他热爱母语⁵，对母语有信心，认为母语不逊于拉丁语，也不逊于其他当代语言（如普罗旺斯语）⁶。由于这一远见和信心，今日的意大利人（以至世界的其他民族）才会有《神曲》这一伟著。

《神曲》成诗时，作者只称为“*Commedia*”（但丁本人念“*Comedia*”），原意为“喜剧”⁷；“*Divina*”一词，是后人所加⁸。但丁何时动笔写《神曲》，迄今仍无定论；大概始于1302年作者流放之后，也许在1304年和1307年之间；成诗日期，大约是但丁去世那一年，即1321年⁹。作品称为“*Commedia*”，有两大原因，但丁的《书信集》（*Epistole*）第13封（致坎·格兰德的信）曾经

4 参看 *Egloghe*, II (Dantes Alagherii Iohanni de Virgilio. Ecloga I). 见 *Le opere di Dante*, pp. 420-422.

5 但丁在《筵席》里提到自己“对母语的热爱”（“naturale amore a propria loquela”）。参看 *Convivio*, I, V, 2. 见 *Le opere di Dante*, p. 151.

6 在《筵席》里，但丁说：“[naturale amore a propria loquela] Mossimi ancora per difendere lui da molti suoi accusatori, li quali dispregiano esso e commendano li altri, massimamente quello di lingua d’oco, dicendo che è più bello e migliore quello che questo; partendose in ciò da la veritade. Ché per questo comento la gran bontade del volgare di sì [si vedrà]; però che si vedrà la sua virtù, si com’è per esso altissimi e novissimi concetti convenevolmente, sufficientemente e acconciamente, quasi come per esso latino, manifestare...”（“（出于对母语的热爱，）我也会驳斥许多贬低意大利语、揄扬其他方言（尤其是普罗旺斯语）的批评者。揄扬普罗旺斯语的批评者指出，该语言比意大利语美丽，也比意大利语优胜，结果乖离了事实。因为，从这篇述评（指《筵席》的意大利语述评）可以看出，意大利语如何卓越，意大利语的优点可以从中得睹：像拉丁语一样，意大利语能把最崇高、最新颖的概念表达得恰到好处。”）参看 *Convivio*, I, X, 11-12. 见 *Le opere di Dante*, p. 159.

7 正因为如此，今日仍有不少意大利文《神曲》版本，以 *Commedia* 为书名。参看 Leonardi、Pasquini e Quaglio、Petrocchi 的版本。

8 1555 年，《神曲》的一个版本开始在“*Commedia*”之前加上“*Divina*”一词。参看 C. H. Grandgent, *La Divina Commedia di Dante Alighieri*, Boston: D. C. Heath and Company, 1933, p. xxxvi.

9 有关但丁作品的写作日期，参看本书第 79—87 页的《但丁简介》。

提及：第一，作品与悲剧 (tragedia) 不同：悲剧始于喜而终于悲，《神曲》始于悲而终于喜。第二，悲剧的语言高华；《神曲》的语言平易¹⁰。但丁创作《神曲》，除了要歌颂贝缇丽彩，也要写人类的罪恶和救赎过程，“把活在世上的人从苦境中解放出来，把他们带往福乐¹¹”。

《神曲》的情节，许多读者已经耳熟能详：旅人但丁在黑林里迷路，因圣母玛利亚、拉结、贝缇丽彩之助而获维吉尔搭救，随维吉尔进入地狱，目睹各种受刑的阴魂，包括背叛上帝的撒旦。然后穿过地心，走出地狱，在南半球攀登炼狱山，看一批批的亡魂升天前涤去前生的罪孽。炼狱的旅程将尽时，象征人智的维吉尔把但丁交给象征天启的贝缇丽彩。到了炼狱山之顶，但丁随贝缇丽彩飞升，一层层地穿越诸天，看上帝所宠的福灵如何安享天福；最后经恒星天、原动天到达最高天，借圣贝尔纳的祷告和圣母玛利亚的转求，在神思不能到达的高度蒙神恩眷宠，得睹凡眸无从得睹的三位一体；自己的意志，也像均匀的转轮，见旋于动日回星的大爱¹²。

这样的故事，何以能成为惊世的伟著呢？要在短短的前言尽道《神曲》之妙，无异要水文工作者用三言两语尽描太平洋的浩瀚、深广¹³。当然，一定要概括言之，也无不可。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

10 详见 *Epistole*, XIII, 28-31。

11 “...removere viventes in hac vita de statu miserie et perducere ad statum felicitatis.” *Epistole*, XIII, 39。

12 Grandgent (*La Divina Commedia di Dante Alighieri*, xxvii-xxviii) 指出，《神曲》“细加分析，至少可分为六个不同的部分，而这六个部分又经作者的天纵之资熔铸为一部杰作” (“resolves itself, upon careful analysis, into six diverse elements, fused by genius into a single masterpiece”)；同时还指出 (xxxii-xxxvi)，《神曲》有四重意义：表面 (literal) 意义、寓言 (allegorical) 意义、道德 (moral) 意义、神秘 (anagogical) 意义。

13 《神曲》的意义丰繁，既有表面情节的层次，也有寓言层次、神话层（转下页）

大诗人兼大评论家艾略特(T. S. Eliot)¹⁴，在《但丁》(“Dante”)一文里综述但丁和《神曲》如何伟大时，已经做了这项工作，而且做得比谁都好，叫喜爱西方文学的读者击节称善：

The *Paradiso* is not monotonous. It is as various as any poem. And take the *Comedy* as a whole, you can compare it to nothing but the *entire* dramatic work of Shakespeare....Dante and Shakespeare divide the modern world between them; there is no third.¹⁵

《天堂篇》并不单调，其变化不逊于任何诗作。整部《神曲》合而观之呢，则只有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堪与比

(接上页)次、象征层次；既讲人类的罪恶，也讲人类的救赎；既微观，也宏观。谈到但丁的作品时，雅姆·多芬内(James Dauphiné)说过：“Traiter des dieux, des sphères célestes, des éléments de l'univers, n'était pas l'unique objectif de Dante.”(“但丁的目的，不仅是论述诸神、诸天以及宇宙的各种力量。”)拿这话来形容《神曲》，至为切当。见 James Dauphiné, *Le cosmos de Dante*, p. 95。有关《神曲》的寓言层次，参看 Pompeo Giannantonio, *Dante e l'allegorismo*, Firenze: Leo S. Olschki Editore, 1969; Rocco Montano, *Storia della poesia di Dante*, vol. 1, Napoli: Quaderni di Delta, 1962, cap. III — L'allegorismo medievale e il simbolismo dantesco”, Cap. IV — L'introduzione allegorica。有关《神曲》的神话和象征层次，参看 Marthe Dozon, *Mythe et symbole dans la Divine Comédie*, Firenze: Leo S. Olschki Editore, 1991。

14 1999年，艾略特获《时代》(*Time*)杂志推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，凌驾了爱尔兰大诗人叶慈(W. B. Yeats)。

15 T. S. Eliot, *Selected Essays*, pp. 265。该论文是但丁研究的经典之作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中，论但丁的文章，再没有任何一篇能出其右，无论是初识但丁还是已识但丁的读者，都不应错过。“Dante”一文，我在《半个天下压顶——在《神曲》汉译的中途》一文中已经引述并详谈过。为了方便未看拙文的读者，在此再度复述。著名的但丁学者 C. H. Grandgent 对但丁有类似的崇高评语：“Especially when we consider the poverty of the poetic idiom before Dante, does the master's creative power seem almost beyond belief.”(“在但丁之前，意大利诗歌的语言贫瘠。鉴于这一因素，我们尤其会觉得，这位大师的创造力简直匪夷所思。”)见 Grandgent, ed., *La Divina Commedia di Dante Alighieri*, pp. xxxvi-xxxvii。

拟。……现代天下，由但丁和莎士比亚均分，再无第三者可以置喙。

一部《神曲》，竟“只有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堪与比拟”¹⁶，其分量有多重，就不难想象了¹⁷。

那么，《神曲》有什么特色，能叫本身是大师的大诗人兼大评论家艾略特毫不保留地加以推崇呢？细读《但丁》全文，就可以找到答案。为了方便未读过这篇鸿文的读者，在这里姑且撮引文中的一些论点，并稍述个人意见。

艾略特说过：“莎士比亚所展示的，是人类感情的至广；但丁所展示的，是人类感情的至高和至深¹⁸。”这句话又是评论家艾略特的拿手好戏：一语中的，触到了笨拙论者花数十万言仍触不到的核心¹⁹。读毕《地狱篇》、《炼狱篇》、《天堂篇》，我们会深觉此言不假。在《神曲》中，但丁的神思像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所写的观自在菩萨那样：“行深般若波罗蜜多”，在最高、最深而又最精、最微处潜行，穿过凡智无从穿越的大寂静，最后到达至辽至夤的彼岸。是的，但丁的神思，在《神曲》14 233 行里入仄穿幽，“行深般若”，在智能的至深处行进，最后是 Pāramitā——到彼岸，度无极。而这一“无极”，在凡尘之中，只有但丁这样的大智能够到达。

16 艾略特原文特别以斜体强调 “entire” (“全部”) 一词。

17 20 世纪结束时，莎士比亚获选为过去一千年（即公元第二个一千年）之中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。但丁和莎士比亚一样，都是大师（如艾略特）的大师。参看注 37。

18 “Shakespeare gives the greatest width of human passion; Dante the greatest altitude and greatest depth.” T. S. Eliot, *Selected Essays*, p. 265.

19 当然，要说这样的话，论者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有超凡的睿智和识见；第二，能看通、看透世界文学的形势，清楚知道世界作家群中谁低谁高，不为错误的流俗或暂时被“炒高”的行情所左右，就像置身于卫星里俯察地貌，既准确，又客观。

以基督教和《神曲》的语言说：但丁的神思像神灵运行于大水之上，深入无边的黑暗，再在无边的黑暗里呼光而有光：

Ne la profonda e chiara sussistenza
de l'alto lume parvermi tre giri
di tre colori e d'una contenenza;
e l'un da l'altro come iri da iri
parea riflesso, e 'l terzo pareo foco
che quinci e quindi igualmente si spiri.
(*Paradiso*, XXXIII, 115-120)

在高光深邃无边的皦皦
本体，出现三个光环；三环
华彩各异，却同一大小。
第二环映自第一环，灿然
如彩虹映自彩虹；第三环则如
一二环浑然相呼的火焰在流转。

(《天堂篇》，第33章，115—120行)

这样的视境，神思高骞至凡眸不能到达处才能得窥²⁰。因此，艾略特的名言，在这里不妨加以引申：现代天下的坐标系，由但丁和莎士比亚组成，再无第三者可以置喙。但丁的至高和至深是纵坐标(y)；莎士比亚的至广是横坐标(x)。任何一位作家，一进入这个坐标系，就马上获得准确的定位，一如飞机落入庞大的雷达网²¹。

20 当然，读者要进一步找印证，最好细读《神曲》全诗。

21 今日，不少文学理论家、文学批评家喜欢向科学看齐，动辄诉诸图解和貌似科学、架势十足的大术语，因此笔者愿意“成人之美”，建议这些文学理论家、文学批评家衡量、评价一位作家时不必多费笔墨，直截了当地采用“但—莎坐标系”。在这一坐标系中，纵（但丁）、横（莎士比亚）坐标值均为“0”至“10”。诗人甲进了“但—莎坐标系”，所得的结果是“但5莎4”；小说家乙的坐标，是“但4.63莎4.28”；戏剧家丙吗？是“但0.7莎1.5”……照此类推。